

梦三生系列

一寸相思一寸殇

[霜宸 / 著] [上]



宫花落
断一世浮华

2013年古代言情
必读经典

残酷与温情的
完美结合

什么策马沙场为她闯出一片
天下，什么终老江湖与她一
起寻一片新天地，都是鬼话。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/梦三生系列/



[霜宸 / 著]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寸相思一寸殇 / 霜宸著. —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3.5
ISBN 978-7-5402-3159-0

I. ①一… II. ①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2095号

一寸相思一寸殇

著 者: 霜 宸
责任编辑: 李瑞芳 夏 艳
封面设计: 心研视觉M.Vision
出版发行: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
邮 编: 100054
电话传真: 010-65240430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
字 数: 621千字
印 张: 38
版 别: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
印 次: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402-3159-0
定 价: 52.80元(全两册)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—82069336



第一卷 独葬流沙怜碎梦 怀壁锦瑟无人知

楔子 · 003

第一章 蕊妃 · 007

第二章 赌局 · 020

第三章 侧妃 · 035

第四章 凤去 · 048

第二卷 连理逐残过无痕 斑驳破碎难尽意

第五章 洛阳宫 · 063

第六章 随军 · 078

第七章 连环 · 093



- 第八章 情结 · 109
- 第九章 征途 · 122
- 第十章 情坚 · 138
- 第十一章 盟誓 · 154
- 第十二章 预谋 · 170
- 第十三章 风满楼 · 182

第 四 卷 施一雪封伤怨月 掷一迷雾尾蝶飞

- 第十四章 冬月 · 203
- 第十五章 夺宠 · 216
- 第十六章 乱局 · 230
- 第十七章 固宠 · 246
- 第十八章 失势 · 262
- 第十九章 生疑 · 283

第一卷



独葬流沙怜碎梦
怀壁锦瑟无人知



天佑二十年早春 魏州晋王府

前日刚刚立春，还没有转暖，到了晚上仍是与冬日无二。

魏州虽是安定的地方，但坚固的城墙仍无法抵挡万里之外纷飞的战火所带来的萧瑟。不过，这一晚不同，整个魏州府的人，无论是华衣锦服还是布衣褴褛，都在为了他们的主人晋王——他日的君王而庆贺。

晋王李存勖少年英主，多年征战立下赫赫战功，魏州城的百姓都相信，只有他才能最终救天下于战火。

这日正是李存勖迎娶大将军韩元之女韩蕊仪为侧妃的日子。酒宴开始不多时，府中便传出了晋王即将自立登基的消息，家家户户无不欢欣。即使外面仍是天寒地冻，前来道贺的人群依然挤满了流水席。

府内西院被装饰一新，触目之处尽是喜红，只那一条蜿蜒至喜房门前的红毯略显暗淡。因婚事筹备得仓促，只能捡了迎娶刘妃时用过拿来。喜房的门开了一道宽缝，一个高挑的宫女闪身而入，她对着榻上正襟危坐的蕊仪福了福身，立在那儿默不作声，不敢在这精明的人面前放肆半句。

视线穿过面前红色的珊瑚面帘，蕊仪挑起的嘴角带着几丝凉薄，面前的宫女是正妃蕊宁也是她长姐的贴身侍婢碧云。打从她知道这桩婚事，就再也没见过这位长姐一面，这回可算是派人过来了。



“姐姐身子还好吗？”蕊仪问道。果然，再多的怨也不能阻拦她对姐姐蕊宁的关切。

碧云轻道：“比前些日子好些了。”她顿了下，直入正题，“韩妃娘娘请蕊妃娘娘好生服侍王爷，不要辜负了她和老爷、夫人的心愿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蕊仪冷冷道。蕊宁到底舍不得她的位置，既然府中的正妃称韩妃，那她就只能称蕊妃了。

门口传来一阵粗野的咒骂声，来人酒气极重，不必开门也听得清楚。碧云皱眉，低声呵斥：“还不拦住三少爷？”

现在谁都可以到她面前撒野了是不是？想不到韩府的掌家小姐竟会落到如此田地。蕊仪一拍桌子，面帘上的珠子相互碰了几下，“让那个不成器的东西滚进来！”

“来看看……看看，多威风的韩家二小姐。”韩靖烈一手拎着酒壶，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，刚一开口就熏得碧云掩面离去，“我早就说过，姑娘家掌什么家，连爷们儿的事也管，牝鸡司晨，对，牝鸡司晨！我说，我的宅子明日破土，等建好了还请蕊妃娘娘赏脸……”说罢，放肆地大笑起来。

“哪天三哥用军功换了宅子，我自然会去。”蕊仪对着同父异母的兄长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微微侧头，向身边的满月使了个眼色。

“时候不早了，还请三少爷回去，莫要让晋王殿下怪罪了。”满月学过些功夫，不消两下就把韩靖烈推到门外的丫鬟身上，再重重地关上门，“娘娘要不要先躺会儿？”

“好。”折腾了一天也确实累了，蕊仪任她扶着歪躺下，尽量不压着头上的金簪银钗。

她望着帐顶绣着的胖娃娃和鼓鼓的莲蓬不由得失笑，心里一酸，无声地蹙眉，眼角滑下一滴泪来。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？十日前，她女扮男装与嗣源骑行军中，约定待天下大定便携手江湖；五日前，得知身为晋王正妃的长姐病重，一道接到的还有将她配与晋王为妃的恩旨；三日前与嗣源约定双双离开魏州，却在寒风中站了整整一夜，于是她有了今天……

她忽然笑了，笑得很厉害，笑得失去了力气。她不怪别人，只怪自己。她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出了韩家便无以为生。她无法背弃长姐和生她养她的韩家。蕊宁为了身后不让即将到手的后位落到别人手里，才把自家妹子接进府来，只是

原本以为躺在这张榻上的人会是三妹蕊瑶。

门再次被推开了，绒毯湮没了足音。蕊仪一惊，慌忙坐起来，奈何躺下时压着了袖子，自己把自己重重地扯了一下，头上的珠冠歪到一边，有些狼狈。

李存勖放下手中的秤杆，不怒反笑，面前花一般的美人是他亲自选的妃子，早闻她才名远播，将韩家偌大的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想必这份才情定能与他琴瑟和鸣。他敛身上前，将她接了个正着，那仿若无骨的身体在怀，顿觉满室温香。

“臣妾失礼了。”腮上燃起两朵彤云，蕊仪低下头去。他依旧如初见那般邪魅狷狂，仿若能掌握世间的一切。虽然她还不爱他，但也许他会是一位好夫君，她也许会是一位贤妃。

趁着酒劲儿抛开礼教，李存勖正欲吻上她嫣红的唇，目光不经意地停在她耳后三颗菱形的红痣上，在对上她那小鹿般盈盈似水的美眸，双瞳霎时收紧。虽然那只是三颗小米粒大小的红痣，在这赛雪的肌肤上却显得格外刺眼。那是他的梦魇，永远不愿触碰的梦魇。

下一刻他猛地推开了蕊仪，奔出新房。外面星星点点地飘着雪花，冰冷的倒春寒仍不能让他冷静。他拎起井边的木桶，冰冷的井水从头浇下。他回望着灯影下那抹柔和的身影，双目圆睁如见鬼魅。

那胎痣，那清灵透彻的目光……不可能是她，不可能！她和那些人一起，早在十年前就化为齏粉，绝对不可能……



晨间温软的光透过窗纸照在铜镜上，朦朦胧胧，让人不愿醒来，直直映到人眼中却有些刺目。

一双如星般明亮的眼眸正望着铜镜中的自己出神。新婚燕尔，又是功臣之女、正妃之妹，本来人人都在猜想新进门的蕊妃会误了请安的时辰，没想到一大早她已立于门外。

蕊仪站在门口，等待着姐姐的召唤。

韩家的男人忙着在外建功立业，她十五岁那年便替母亲掌管了韩家上下，一手算盘打得噼啪响，短短几年便让韩家的财力增了两倍。本以为已掌控了所能触及的一切，没想到这份持重与笃定却在昨夜化为乌有。

“王妃叫蕊妃娘娘进去。”碧云轻唤，淡淡地看了她一眼，有些尴尬。

房中充斥着汤药的气味，浓得无法忽视。蕊仪皱了皱眉，抬眼看见蕊宁斜倚在榻上，连忙下拜：“蕊仪见过姐姐。”

良久没有回音，蕊仪愣住了。打从进了王府她就发现，周围的一切越来越无法掌控了。正当她欲再次开口时，蕊宁“嗯”了一声，语气微冷：“昨晚王爷没在你那儿过夜？”

蕊仪仍跪着，只是直起了身子。新婚之夜却没有与丈夫洞房花烛，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一件难堪的事，更不妙的是还不知道为什么。她看了碧云一眼，



老半天才憋出两个字：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一阵急促的咳嗽后，蕊宁怒道，一手扫落了碧云手上的茶盅。那本是要给蕊仪，再由蕊仪敬给她的。

茶盅在面前碎裂，温热的茶水溅了蕊仪一头一脸。她抬起头，不明就里地看着蕊宁。如果这不是从小疼她的姐姐，此刻她目中射出的就会是两把利刃。她声音颤抖地道：“怕是王爷不喜欢我，姐姐，我……”

“别叫我姐姐！”蕊宁厉声道，话一出口，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不同寻常的冷厉，是她太心急了吗？“你是王爷亲点的侧妃，他如何会不喜欢你？怕是你做了什么，没把王爷伺候好。”

语毕，蕊宁又重重地咳了起来。碧云轻拍着她的背，向蕊仪使了个眼色，道：“二小姐，赶紧跟王妃认个错，看把王妃气的。”

袖下的玉手攥成了拳，蕊仪刚想忍住这口气，却听蕊宁又喝道：“来人，传家法来。”

“姐……王妃，臣妾的确不知何处开罪了王爷。”蕊仪讶异地看着两个娘子真就捧了家法上来，才知道不是吓唬她的。

蕊宁看看她，眸中掠过一抹淡淡的心痛，“不知道？那就打到你知道为止！”

家法是一条用药浸过的乌竹，有经验的施刑者打在皮肉上虽疼却不会留下明显的痕迹。蕊仪咬着下唇，腰臀上的疼痛接踵而来，每一下都能让她心惊一下。自幼所受的教养让她明白，即使受罚也要保持体面，这让她不自觉地挺直了腰，强忍着痛。

“王妃，难道责打臣妾，你就不疼吗？”蕊仪含泪喃喃地道，不敢相信地望着神情近乎漠然的蕊宁。

她知道自己承载了蕊宁太多的希望，可此刻榻上的人真是她的姐姐吗？将握紧的拳松开撑住地，这是晋王府，这些人就是她以后要相伴一生的人，她记住了，真的记住了。

“王妃，一会儿还要去见王爷……”碧云也看不下去了，面有难色地劝道。

“算了，让她们下去。”蕊宁叹了口气，起身来到蕊仪面前，轻捏起她的下巴，逼她看向自己，“可知道错哪儿了？”

“都是臣妾不好，惹得王爷心烦，臣妾知错。”硬把委屈吞了回去，蕊仪谦卑地看着她，这时候说些无用的软话倒显得矫情了。蕊宁是长姐，是晋王的正

妃，她有权这样对她，如果他日她身处这样的位置，她也可以这样对别人。

蕊宁笑了笑，有些凄楚，但无论如何到底满意了，“这也是为你好。这是晋王府，容不得你在家里的脾气和架子。没有王爷的宠爱，没有子嗣，就什么都不是。”

这也是在说她自己吧？蕊仪心里平顺了一些，都说人总是会对最亲近的人撒气，蕊宁也许只是把气撒在了她身上。她点点头，挤出一抹笑容，道：“臣妾谢王妃教诲。”

门外有丫鬟低声传过话来。蕊宁皱了皱眉，道：“王爷快醒了，跟我一同去伺候王爷洗漱，别再丢了体统。”碧云上前扶起蕊仪。蕊宁随意地扫了她一眼，“回头让碧云给你拿些药过去。瞧你这个不争气的，我还得拖着病帮你周旋，被后院那两个知道了还不知道要怎么想呢。”

蕊仪不再搭话，只低着头跟在她身后一步远的地方，身上的伤一动就疼。任凭她性子再硬，从小也没受过这般委屈，真想大哭一场。可当她看到蕊宁瘦削的侧脸，却怎么也哭不出来，大家都是为了韩家，何必呢？还是笑吧。

到了聚雁斋，蕊宁跟门口的太监低语了几句便领了她进去。守在房内的太监王顺为难地看了她们一眼，小声道：“王爷好像发了噩梦。”

帐内传出有一句没一句的梦话。蕊宁挑开帐子。李存勖一手紧抓着褥子，嘴里时低时高地喊着：“父王，为什么不是我？为什么不选……”有一句没一句地，声音模糊地盘旋在殿内。

蕊宁瞪了王顺一眼，上前握住李存勖的手，柔声唤道：“王爷醒醒，是做梦了。”苍白的手捏着帕子拭了拭他的额头。

蕊仪眼明手快地接过太监手中温热的帕子递上去，拟了个笑看向榻上的男人。这就是她的夫君。记得上一次见他是在大营里，他正在和宋可卿纠缠。那时，他眼中尽管满是痛，却如何也掩不住眼底的柔情。她静静地凝视着他，回想着昨夜发生的事，越发找不出头绪。

“是王妃啊，本王刚才说什么了？”李存勖醒转，看着蕊宁。

“王爷一直叫着先王。”蕊宁笑了笑，接过另一条帕子。

“王爷还问为什么来着。”蕊仪也笑了笑，觉得得说点儿什么才能让他注意到她的存在。

李存勖顺着话音看过去，面色一变，指着她道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出……



出去！”

蕊宁愣愣地看着他颤抖的手指，又看看同样愣住了的蕊仪，也开始糊涂了。她的夫君战场杀敌尚且不惧，怎么面对貌美如花的妹妹却变了脸色。说变了脸色只是轻的，这分明是惊惧，刻骨的惊惧。

“还不下去！”来不及琢磨，蕊宁向她使了个眼色。

“是。”蕊仪行了礼，丝毫不敢停留。她只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处舒坦，她得好好想想，自己什么时候这么招人厌了。

强忍住皱眉的冲动，蕊宁轻抚着李存勖的背，柔声道：“是不是妹妹得罪了王爷？她就是这个脾气，臣妾已替王爷教训过了，保证她再也不敢了。”

李存勖缓过气来，眸色渐渐转深，神色凝重地问道：“她是你的亲妹妹？”

“是……是臣妾的亲妹妹。”被他劈头盖脸地一问，蕊宁顿时冷汗直流，虽然这是个秘密，可与眼下发生的事似乎并没有关系。

“你也回去歇着吧。”李存勖只看了她一眼，便将她的失常尽收眼底。于沙场中他可一眼辨出敌军首领，何况是妻房的小动作？待蕊宁离开，他淡淡地看向王顺，声音平缓地道，“去查查韩蕊仪的身世，不要让人知道。”

一连几日，李存勖都未再踏入蕊仪的芳菲苑一步。外面的人看着李存勖厚赐韩元，自然不明真情，而府里的人心里却跟明镜似的，人人都道蕊妃触了晋王的霉头，晋王宁愿住在军帐中，也不愿再入美人榻。后来更有不堪的传闻，说蕊妃身染怪疾，是瞒着嫁进来的，若不是碍着韩元和韩妃的面子，一早就被赶出王府了。

这日，雪化了，正是冷的时候，蕊仪遣开满月，披了件月白色的薄氅，独自在后园中慢慢走着。她望着渐渐落下的日头微微苦笑，天这么冷，那些因在笼里的鸟儿应该不会飞出来了。这些日来，终于清静了这一回。

脚下的雪正在消融，雪下刚刚冒头的几棵嫩草被残雪压着，兀自支撑。那时也是这样的一天，嗣源将她抱下了马背，紧握着她的手，一向不苟言笑的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她，那般笃定地道——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他的手布满厚茧，握她的手很疼，却分外温暖。

蕊仪禁不住仰起头，忍住眼中那即将汹涌的湿意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最终抛下了她，至今杳无音信。是因为权力吗？他最终还是向这个唤作大哥的人屈服

了吗？

不远处一抹大红身影向她走来，人未至，软软的声音卷着笑意已传来：“我道是谁这么好兴致，原来是蕊妃妹妹。”

“梓娇姐姐还不是一样？”蕊仪转过身来，微微一笑。刘妃梓娇打从生下了王府中唯一的男嗣，心气便不同一般了，蕊宁就是瞧着她才坐不住的。

梓娇上前挽了她的手，轻拍了下她的手背，道：“正要去看茂儿，不如随我一起？”

“我房里还有些事。”弄不清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蕊仪笑着推脱。大冷天去看人家的孩子，要是让人觉得她伤了这棵独苗可就不好了。

“妹妹这是推托了。”梓娇笑了笑，丝毫没有撒手的意思，似笑非笑地道，“近来王爷政务繁忙，无暇陪伴妹妹，妹妹别闷出病来才好，随了你姐姐可就不好了。”

是来挑刺的。蕊仪也笑了笑，让她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“姐姐这个人心太细，不像我天大的事发生了也见不着。说白了，人活在世上不过几十年，计较多了怪累的。”

“你倒是个难得的明白人。”梓娇假意轻叹一声，想想蕊仪几日不得见李存勖一面，这要搁在别人身上，早就使出浑身解数闹翻了天，而她却只是眼角眉梢略带了些忧愁，还是一副平静的样子，也许她与蕊宁的性子的确不同。

“可怜姐姐命薄。”蕊仪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在梓娇面前生生将平日的锋芒掩了下来。

叹得这般凉薄是犯忌讳的，可梓娇听了却分外受用，一双杏眼顿时睁大了三分，强自压低着声音道：“可不是？要说王妃这些年也没几日身子舒爽的，要不早就该有小世子了。也就是王爷重情，依着老王妃的意思，她这个位子早就易主了。”

“姐姐，这话传出去就不好了。”蕊仪适时制止，丝毫没有动气。

她一直觉得很多实话虽然很残忍，听了却完全没必要气恼，要不就算把自己活活气死，实话也仍是实话，有那闲工夫，想想怎么才能把实话变成假话，甚至是笑话，岂不更好？不过梓娇实在是太聒噪了。

梓娇拍了拍胸口，道：“我这张破嘴，又说脱了，一时忘了她是你亲姐姐了。”顿了顿，小心翼翼地看向蕊仪，“妹妹该不会告诉王妃吧？”



蕊仪摇摇头，反拉了她的手过来，笑得无奈，“姐姐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，要是开罪了你，可别太在意。梓娇姐姐不知道，她对我也……”眼角的泪光隐隐晃动。

“瞧瞧，定是连亲妹妹也下得去手了。”梓娇松了口气，再看着她时放松了一些。

“小姐，李大将军来了，王爷让女眷们到前头去。”满月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看见梓娇匆匆施礼，“刘妃娘娘在就刚好，不如和小姐一起过去？”

“我去把茂儿带来，你们先去。”梓娇笑了笑，回头又朝着满月笑斥了一句，“这丫头生得俏，嘴巴却笨得很，进了府就该唤一声娘娘，平白唤小姐，倒是辱没了妹妹的身份。”

满月点头哈腰地赔笑，待送走梓娇，贴在蕊仪边上道：“没想到刘妃私底下是这般模样，难怪有人背后说她没读过书，从老王妃金身上刮了二两黄泥，就敢装九天玄女了，就这么个人也能入了大小姐的眼？奴婢瞧她不过是丫头里最能钻营的。”

“你倒是随我读过书，话忒多！”蕊仪一句话堵得她满面通红。不过，梓娇原本确实是老王妃曹氏生前从人市买回来的，后来得了李存勖喜欢，才做了侧妃。

“听说当年她深得老王妃喜爱。”

“奴婢知错了，以后再不多嘴。”满月低着头道。

“不过，一个人即使再会装，也有原形毕露的一天。泥菩萨就是泥菩萨，得不了金身。”蕊仪笑了笑，轻声问，“前些日子是不是有人闹到王府门口，说要认亲？”

“听说是个老汉，自称是刘妃的亲爹，可是刘妃一口咬定当年亲眼看见她爹逃荒的时候被人踩死了。”满月低声回道。

“晚上你回韩府一趟，让二哥把这个人找回来养着。”蕊仪讳莫如深地道。

满月恍然大悟地张大了嘴，“小姐是想让他咬死是刘妃的亲爹，这样她出身低贱就做不了皇后了？小姐，奴婢就知道你心肠软，虽然怨着大小姐，心底里却还是帮她的。”

“我只是想试试刘妃的心到底有多狠。”蕊仪瞥了她一眼，满月想得太多了，“称呼上是要改一改了，尤其是对姐姐，要唤上一声王妃。”